

# 中国家庭养老资源的稀释机制<sup>\*</sup>

郭 林 曾福星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 CGSS2006 数据,将家庭资源代际配置于三代之中,研究当前中国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状况,以及第三代子女数量及其性别结构对家庭养老资源的稀释作用,并通过家庭抚育资源稀释理论,解释其内在机理和背后逻辑。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家庭优先养老的资源分配方式占据主要位置,家庭代际支持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生活照料、精神支持之上。第三代子女的数量,尤其是儿子的数量,对家庭养老资源有一定的稀释作用,且在精神支持方面尤为明显。这种稀释作用与家庭抚育资源稀释理论具有相似的逻辑。

**关键词** 家庭养老 代际分配 子女数量 资源稀释

## 问题提出

中国家庭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中国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都迫切想要“抱孙子”。但如果“孙子”的存在,会影响家庭养老资源供给,“抢占”养老资源,他们还想“抱孙子”吗?

费孝通(1983)指出,中国家庭遵从着“抚育—赡养”的反馈模式,成年子女承担着赡养上一代的义务。这种“抚育—赡养”反馈模式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被抚育期,第二期是抚育子女期,第三期是赡养父母期(费孝通,1983)。其中第二期和第三期有很大的重合,供给赡养资源的家庭成员(子代)通常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情况,故家庭资源分配的分析应置于三代之中,子代在资源分配时,可能将资源优先供给自己的子女(第三代)而不是父母(狄金华、郑丹丹,2016)。换言之,家庭资源在代际间进行分配时,第三代子女可能会“抢占”亲代赡养资源。

家庭养老与代际关系密不可分。很多学者关注子女数量对家庭养老资源供给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子女数

越多,父母经济福利越好(Zimmer and Kwong, 2003; Sun, 2002)。有研究发现子女数提高了老年人的代际支持和福利水平(Pei and Pillai, 1999)。Lam 和 Schoeni(1996)却认为,随着子女数量增加,子女间会相互推卸责任,每个子女对父母时间、金钱上的支持会越来越少。多子女老年人并不一定能获得更多生活支持(周律等,2012)。有实证研究表明,在认为子女不孝顺的老年人中,多子女的老年人比重显著高于少子女的老年人(叶勇立等,2007)。谢桂华(2009)从子女照顾老人或者给老人经济帮助的频繁度角度研究了子女数量对老人赡养的影响,得出子女数量与老人从子女处所获得的代际支持并没有相关性。

也有学者关注子女性别结构对家庭养老资源供给的影响,研究儿子养老与女儿养老的差异(唐灿等,2009)。张文娟(2005, 2006)结合农村实际情况,认为儿子在老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生活照料、情感支持的主要提供者。黄何明雄和周厚萍(2003)认为,相较于女性而言,男性所承担的照顾老人的工作可能更为重要和更有价值。有研究成果显示,与儿子相比,女儿更倾向于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社会养老服务资源整合研究”(项目编号:17BZZ055)的阶段性成果。

为老年父母提供帮助,尤其是照料帮助(Horowitz,1985;Dwyer,1991)。女儿在养老责任感上与儿子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甚至在某些方面,女儿表现得比儿子还强(唐灿等,2009;吴元清、风笑天,2002)。随着生育率不断下降带来的子女数量不断减少,传统观念影响的不断淡化,以及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逐步提高,女儿在代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是在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儿子(周云,2000)。

除子女数量与性别结构之外,家庭养老资源供给还受到诸如居住距离、社区舆论等因素的影响。有研究表明,与父母同住的子女提供代际支持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住在父母附近的子女,可能性最小的是住在离父母较远处子女(李树茁等,2003;鄢盛明等,2001)。也有研究认为,老人能否获得子代的赡养及赡养资源质量如何,一方面取决于所处社区舆论力量(杨善华、吴愈晓,2003),另一方面取决于现实生活中老人能否为子女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和回报(陈皆明,1998;李霞,2010)。

以上研究主要是将“抚育—赡养”关系置于两代视阈之中,并未充分考虑完整的家庭通常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状况。近年来,有研究将对家庭资源分配的分析置于三代之中,认为由“伦理转向”所导致的下位优先分配原则凸显可能是造成亲代赡养资源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即个体在进行家庭资源分配时,优先将资源供给自己的成年子女而不是父母,“恩往下流”可能构成当下中国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的一种趋势特征(狄金华、郑丹丹,2016)。在以子女为中心的西方家庭,第三代子女的存在会导致老年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帮助增加(Eggebeen and Hogan,1990)这同样说明第三代子女的存在,可能会减少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

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并未阐述第三代子女到底如何影响家庭资源分配。资源稀释模型指出,家庭资源尽管随着时间变化会产生相应的变化,但总体而言是有限的(Blake,1981)。在预算约束下,人们必须理性地进行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以便实现其效用最大化(Becker and Tomes,1979)。资源稀释理论同时指出,子女的数量影响着家庭资源分配(Blake,1981),而子女的性别结构同样影响着家庭资源分配(Strauss and Thomas,1995;吴愈晓,2012;郑磊,2013)。也就是说,第三代子女的存在,稀释着家庭内部资源,而不同数量与性别结构的第三代子女的稀释效果是不同的,对家庭养老资源的“抢占”效果可能也是不同的。

为弥补已有研究的缺憾,我们将家庭资源分配置于

三代的代际链中,研究不同数量及性别结构的第三代子女对家庭资源代际分配有何影响,并对家庭资源分配中的“伦理转向”与稀释作用作出进一步探讨。

### 研究假设、数据及模型

#### (一) 研究假设

本文将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置于三代之中,刻画出中国家庭通常面临的“上有老、下有小”状况,研究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情况。在三代视阈的家庭代际链中,子代<sup>①</sup>( $F_2$ )是家庭资源分配的中心,往往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要为亲代( $F_1$ )供给养老资源,又要为第三代( $F_3$ )提供抚育资源(见图1)。在此情况下,对第三代子女的抚育资源供给,将会影响家庭资源内部分配,从而影响家庭养老资源供给。而抚育资源的供给,不仅受到成年父母个人特征、生活状况等的影响,还受到第三代子女数量、性别结构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子女数量越多,需要的抚育资源越多。同时,父母需要为儿子盖房或者买房,支付高额彩礼,故普遍认为儿子的养育成本更高。而对于一个完整家庭而言,对父母的养老资源供给与对子女的抚育资源供给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关系。尽管“抚育—赡养”模式指出,子代年幼时接受亲代的抚育,亲代年老时,子代则需履行赡养义务,这也符合中国的孝道伦理。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父母极有可能优先将更多、更好的资源供给给第三代,而非自己的亲代。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女获得更多资本,在社会竞争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子女的付出,在自己年老时“换取”更多的赡养资源。<sup>②</sup>那么在此情况下,对第三代子女的抚育资源供给与家庭养老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第三代子女数量、性别结构对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的影响、对家庭养老资源的稀释作用也会更加明显。据此,我们提出养老资源稀释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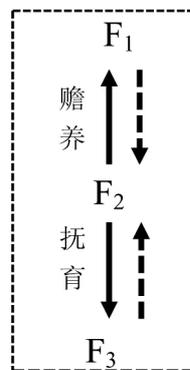


图1 三代视阈中家庭资源分配

假设 1: 第三代子女数量增加, 尤其是儿子数量增加, 会减少家庭养老资源供给。

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家庭代际支持主要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支持三个方面, 故可将假设 1 具化为如下假设:

假设 1a: 第三代子女数量增加, 尤其是儿子数量增加, 老人所获得的经济支持减少。

假设 1b: 第三代子女数量增加, 尤其是儿子数量增加, 老人所获得的生活照料减少。

假设 1c: 第三代子女数量增加, 尤其是儿子数量增加, 老人所获得的情感支持减少。

第三代子女在改变家庭结构的同时, 更是改变着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其对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的影响, 不仅可能体现为对养老资源的稀释, 更可能直接体现在对其个人所得抚育资源<sup>③</sup>的稀释。为了进一步探究第三代子女数量及其性别结构对家庭养老资源稀释作用的内在机制和背后逻辑, 我们辅助性探讨第三代子女数量及其性别结构对家庭抚育资源的稀释作用, 并提出抚育资源稀释假说:

假设 2: 第三代子女数量越多, 尤其是儿子数量越多, 其个人所获得抚育资源越少。

同上, 将假设 2 具化为如下假设:

假设 2a: 第三代子女数量越多, 尤其是儿子数量越多, 其个人所获得经济资源越少。

假设 2b: 第三代子女数量越多, 尤其是儿子数量越多, 其个人所获得生活照料越少。

假设 2c: 第三代子女数量越多, 尤其是儿子数量越多, 其个人所获得精神支持越少。

我们通过下图(图 2)形象刻画家庭养老资源稀释假说。图中两条线分别表示第三代儿子数和女儿数与家庭养老资源供给的关系。由图亦可说明假设: 随着第三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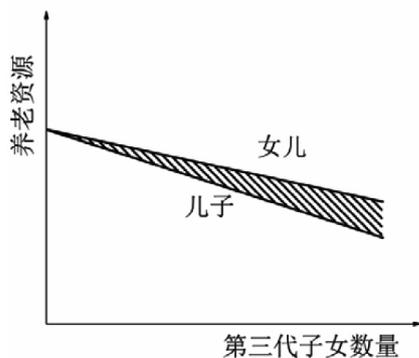


图 2 第三代子女构成与家庭养老资源供给关系

女数量增加, 家庭养老资源供给减少, 儿子的稀释作用比女儿更明显。<sup>④</sup>抚育资源稀释假说图同理。

## (二) 数据

本文使用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CGSS2006)。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 采用多阶分层抽样法对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进行问卷调查, 获得有效样本 10151 个 (其中农村 4138 个, 城市 6013 个)。其中, 有 3208 个受访者额外完成了一份家庭调查问卷。之所以选择 CGSS2006 家庭卷, 是因为其不仅有家庭中三代构成情况, 还形象刻画了三代间家庭资源代际分配情况。

本研究以完成家庭问卷的受访者作为研究样本。本文将家庭资源代际配置于三代之中, 关注家庭抚育资源与养老资源供给情况, 故选取家庭资源有代际流动的已婚<sup>⑤</sup>受访者作为研究中心 (资源代际分配中心)。

## (三) 模型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状况, 即对亲代 (F1) 的养老资源供给与第三代子女个人所得抚育资源, 具体分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支持三个方面, 通过“给钱”、“帮助料理家务或者照顾家人”、“听他(们)的心事或想法”三个指标来测量。为了便于解读, 我们将答案重新编码, 频率由少到多依次为: 1 = “完全没有” 2 = “很少” 3 = “有时” 4 = “经常”, 其中 4 由“很经常”与“经常”合并。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数据的局限性, 我们将对最常联系第三代成年子女各方面的帮助当做第三代子女个人所得抚育资源, 这主要是考虑到该问题可帮助我们理解资源稀释机制背后的逻辑, 且最常联系子女的资源获得情况亦可代表第三代子女个人资源获得水平。

本研究考察的核心自变量是第三代子女数量及其性别结构, 具体分为: 第三代儿子数量、第三代女儿数量<sup>⑥</sup>, 取值为 0、1、2、3 (大于 3 的合并为 3)。除此之外, 我们将受访者性别、户籍、家庭全年收入、兄弟姐妹数量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之中。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有序分类变量, 故选用次序逻辑回归 (ordinal logistic) 进行分析, 分别建立六个模型。

## 研究结果

数据分析结果 (表 1) 显示, 完全不为父母提供支持的人只是少数 (10% 左右), 甚至少于不为子女提供支持的人 (20% 左右)。由此可见, 优先将家庭资源用于养老的占大多数, 家庭资源分配仍具有较为明显的传统色彩。但是, 经常为子女提供代际支持的家庭远高于经常为父

母提供支持的家庭,这说明,在满足亲代基本养老需求后,家庭往往将更多的资源给予子女,帮助其发展。此处的结论与已有研究所提出的,在家庭资源代际分配中,对

亲代的赡养资源供给具有刚性约束,对子代的帮扶资源供给具有软性约束(狄金华、郑丹丹 2016),是吻合的。

表 1 中国家庭代际支持状况

		第三代女儿数(%)					第三代儿子数(%)			
		N	0	1	2	3+	0	1	2	3+
你对父母的 经济支持	完全没有	195	12.97	12.57	9.33	14.81	11.8	12.74	14.11	4.35
	很少	368	23.44	22.46	28.67	25.93	26.00	22.75	20.25	21.74
	有时	615	37.81	40.51	38.67	44.44	39.60	40.05	33.74	43.48
	经常	387	25.78	24.47	23.33	14.81	22.60	24.46	31.90	30.43
你对父母的 生活支持	完全没有	223	15.00	13.24	14.00	25.93	13.40	14.11	17.79	13.04
	很少	431	29.22	26.47	26.00	25.93	27.40	28.21	23.31	34.78
	有时	540	33.44	35.70	34.67	25.93	35.60	33.56	36.81	30.43
	经常	371	22.34	24.60	25.33	22.22	23.60	24.12	22.09	21.74
你对父母的 情感支持	完全没有	123	8.13	7.35	8.00	14.81	7.40	7.62	10.43	8.70
	很少	419	26.25	26.74	28.00	33.33	24.60	28.56	22.70	34.78
	有时	666	44.06	41.98	39.33	40.74	42.00	41.87	48.47	39.13
	经常	357	21.56	23.93	24.67	11.11	26.00	21.96	18.40	17.39
被访者性别	男	679	45.16	42.51	40.67	40.74	41.20	44.37	44.17	47.83
	女	886	54.84	57.49	59.33	59.26	58.80	55.63	55.83	52.17
被访者户籍	城市	1042	74.38	66.71	38.67	33.33	80.40	64.39	39.88	39.13
	农村	523	25.62	33.29	61.33	66.67	19.60	35.61	60.12	60.87
你对子女的 经济支持	完全没有	148	21.80	21.36	34.00	25.00	18.29	22.96	32.11	31.82
	很少	96	14.69	15.25	16.00	20.00	14.63	14.20	18.35	22.73
	有时	155	27.96	25.42	19.00	10.00	20.12	27.79	22.94	22.73
	经常	227	35.55	37.97	31.00	45.00	46.95	35.05	26.61	22.73
你对子女的 生活支持	完全没有	119	18.96	17.63	21.00	30.00	11.59	19.64	23.85	40.91
	很少	137	20.85	22.71	20.00	30.00	20.73	22.96	22.02	13.64
	有时	136	22.75	21.02	24.00	10.00	19.51	21.75	22.94	31.82
	经常	234	37.44	38.64	35.00	30.00	48.17	35.65	31.19	13.64
你对子女的 情感支持	完全没有	59	10.43	8.81	6.00	25.00	4.27	8.76	12.84	40.91
	很少	124	22.75	16.95	21.00	25.00	15.24	18.73	29.36	22.73
	有时	231	37.44	36.61	38.00	30.00	34.76	40.18	32.11	27.27
	经常	212	29.38	37.63	35.00	20.00	45.73	32.33	25.69	9.09

而在家庭代际支持中,无论是赡养资源还是抚育资源,情感支持都略高于经济、生活上的支持。由此可见,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养老保险、义务教育等政策普及,中国家庭越来越注重情感维系,代际支持不再仅仅是经济、生活上的责任和义务,还包含了更多的情感表达成分。

从第三代子女数量来看,中国少子女家庭主要集中在城市,多子女家庭则主要在农村。随着第三代子女数

量的增加,家庭养老资源供给略微减少,这同样在情感支持上相对明显,但整体不太明显。由此可见,第三代子女对家庭养老资源稀释作用较为微弱。而对于家庭中第三代子女个人所获得的抚育资源而言,这种稀释作用尤为明显。随着第三代子女数量增加,尤其是儿子数量增加,其个人所获得的抚育资源明显减少。

表2 家庭养老资源供给次序回归结果

VARIABLES	经济支持		生活支持		情感支持	
	odds ratio	odds ratio	odds ratio	odds ratio	odds ratio	odds ratio
第三代女儿数	1.003 (0.0691)	1.015 (0.0760)	1.050 (0.0732)	0.983 (0.0743)	0.923 (0.0649)	0.923 (0.0705)
第三代儿子数	1.129* (0.0827)	1.120 (0.0902)	0.972 (0.0705)	0.890 (0.0711)	0.844** (0.0623)	0.833** (0.0679)
1. 被访者性别		0.546*** (0.0517)		0.819** (0.0762)		0.860 (0.0810)
1. 户籍		0.865 (0.0933)		1.373*** (0.148)		0.967 (0.106)
家庭全年总收入		1.000 (1.77e-08)		1.000 (1.78e-08)		1.000** (1.82e-08)
被访者兄弟姐妹数		1.047* (0.0288)		0.999 (0.0273)		1.017 (0.0279)
Constant cut1	0.157***	0.119***	0.168***	0.143***	0.0698***	0.0638***
Constant cut2	0.620***	0.478***	0.726***	0.624***	0.435***	0.400***
Constant cut3	3.371***	2.700***	3.259***	2.834***	2.790***	2.581***
N	1565	1565	1565	1565	1565	1565

注: \*\*\*p<0.01, \*\*p<0.05, \* p<0.1。

根据家庭养老资源供给次序回归模型(表2) ,我们来探讨家庭养老资源稀释假设。结果显示 ,第三代子女数并未减少家庭经济方面的养老资源供给 ,假设 2a 没有得到验证。而在生活照料、精神支持方面 ,第三代女儿数、儿子数都具有一定稀释作用 ,尽管整体不显著 ,稀释作用微乎其微。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 ,在情感支持方面 ,随着第三代儿子数量增加 ,家庭中老人获得精神方面支持的可能性显著减少。随着社会发展 ,养老保险政策、高龄老人补贴政策等老年保障政策完善 ,中国老人越来越少地依赖于子女的经济支持 ,甚至很多老人去世的时候 ,还能给子女留下一定的积蓄。在此情况下 ,中国家庭养老资源供给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生活照料与精神支持上。那么 ,第三代子女对家庭养老资源的稀释作用 ,更多表现在生活照料 ,尤其是精神支持上 ,也是可以理解的。因

此 ,假设 2b ,尤其是假设 2c ,得到了部分验证。第三代子女尤其是儿子数量 ,对家庭情感方面赡养资源具有稀释作用。

为了进一步理解第三代子女数量对家庭资源稀释作用的内在机理和背后逻辑 ,我们根据家庭抚育资源供给次序回归模型(表3) ,探讨家庭抚育资源稀释假设。模型结果显示 ,随着第三代子女数量增加 ,其个人所获得各方面的抚育资源都会减少。其中 ,第三代女儿数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而儿子数量的影响较为显著。第三代儿子的数量每增加一个 ,其个人所获得经济、生活上的支持减少 30%左右 ,精神上的支持减少 45%左右。由此可见 ,第三代儿子的数量对于家庭抚育资源具有较强的稀释作用 ,假设 2a、2b、2c 都得到部分验证。

表3 家庭抚育资源供给次序回归结果

VARIABLES	经济支持		生活支持		情感支持	
	odds ratio					
第三代女儿数	0.805** (0.0782)	0.883 (0.0902)	0.829** (0.0791)	0.876 (0.0875)	0.908 (0.0878)	0.926 (0.0943)
第三代儿子数	0.651*** (0.0650)	0.732*** (0.0791)	0.646*** (0.0641)	0.701*** (0.0756)	0.537*** (0.0551)	0.554*** (0.0618)
1. 被访者性别		0.838 (0.124)		1.103 (0.163)		1.049 (0.158)
1. 户籍		0.621*** (0.107)		0.726* (0.126)		0.906 (0.160)
全年家庭收入		1.000 (2.64e-08)		1.000 (2.56e-08)		1.000 (2.63e-08)
Constant cut1	0.163***	0.151***	0.126***	0.134***	0.0478***	0.0506***
Constant cut2	0.343***	0.319***	0.379***	0.408***	0.200***	0.212***
Constant cut3	0.968	0.915	0.936	1.010	1.013	1.075
Observations	626	626	626	626	626	626

注: \*\*\*p<0.01, \*\*p<0.05, \* p<0.1。

家庭抚育资源稀释模型结果与资源稀释理论是吻合的。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在既定的家庭资源约束下,随着同胞数量的增加,同胞之间对有限家庭资源的竞争越发激烈,因此平均每个孩子分配到的资源将减少,从而不利于其教育获得(Blake,1981)。而由于中国传统的男孩偏好,父母认为对于儿子的“投资”将会获得更高的回报,为自己“换取”更多的养老资源,加之儿子的养育成本相对较高,父母需要为其买房买车,支付高额的彩礼,故儿子往往占有更多的家庭资源。简而言之,子女数量对同胞间抚育资源获得存在稀释作用,其中儿子的稀释作用尤为明显。

### 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家庭优先养老的资源分配方式占据主要位置,在满足基本养老需求后,家庭会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抚育下一代。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家庭代际支持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生活照料,尤其是精神支持上。在考察完整代际内的资源分配时发现:第三代子女的数量,尤其是儿子的数量,对家庭养老资源有一定的稀释作用,且在精神支持上尤为明显。而这种稀释作用,跟家庭抚育资源的稀释具有相似的逻辑。将所有家庭成员视为一个整体,当第三代子女的数量增加,成员间对于资源的竞争加剧,个体所获得的家庭资源,包括老人所获得的赡养资源,都会随之减少。而第三代儿子的存在,对于资源的稀释效果更加明显。在此基础上,我们拓展性地进行如下讨论。

#### (一) 还想抱孙子吗?

受传统观念影响,中国老人都迫切的想要“抱孙子”,他们不仅希望子女尽快生育下一代,而且更倾向于子女所生为儿子。而“孙子”的存在,无疑会改变家庭内部结构。如果仅从家庭资源代际分配及养老资源供给的角度理性讨论,“孙子”于他们而言,或许并非好事。

一个家庭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在生活精力及情感方面。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与社会竞争的加剧,人们总是在追求更多的经济、物质,难以有过多精力顾及他人,更难以给予家人充分的精神支持。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福利逐步相对完善,生活、精神方面的支持才是老人所真正需要的。

家庭有限的资源需要在代际之间进行分配。如果将不同代的所有家庭成员视为一个整体,那么老人将和他们的“孙子”一样,成为其中的一个个体,个体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竞争关系,家庭资源的获得“此消彼长”。也就是

说,“孙子”稀释着家庭资源,甚至还会“抢占”养老资源。

#### (二) 全面二孩:家庭的福音还是困境?

为了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缓解人口老龄化,我国于2016年起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这是一项既重要又有必要的人口生育政策。但许多家庭为何徘徊于“要”与“不要”之间?我们可以从家庭资源稀释角度尝试探索。

预防“失独”还是资源稀释?二孩政策的一大功能,就是优化家庭结构,增强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缓解失独家庭之痛。而许多孩子,并不赞同父母要二孩。当然,这对于他们而言,很多时候并非理性的抉择,更多时候是感性的判断。但他们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由家庭资源稀释理论可知,家庭资源总是有限的,那么二孩的到来,将会稀释家庭资源。而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孩子的养育成本大大提高,家庭是否能承担养育二孩所需的经济成本?即使父母可以通过辛勤劳作解决经济问题,那是否有足够的精力教育、陪伴自己的孩子?是否会因此减少对第一个孩子的投入与关怀?

养老福祉还是养老困境?二孩政策的另一大功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养老压力。我国目前的养老模式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每两个子女往往需要赡养四个或四个以上老人。从长远发展来看,二孩政策的确是养老的福祉,通过改变家庭结构,缓解家庭养老压力。但从短期来看,二孩稀释家庭抚育资源的同时,同样可能影响家庭养老资源供给。二孩的到来,将大量“吸引”父母的注意力,占用他们较多的精力与情感,其对老人的陪伴将会大大减少,甚至有的老人还需要为其打理家务、照料孩子。更何况有的要二孩的父母,自己已到了一定年纪,其父母更是年事已高,正是需要照料、陪伴的时候。那么,二孩对家庭资源的抢占,是否会导致家庭的困境?

除了稀释家庭资源之外,二孩政策导致新增人口增加,将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源,对我国财政支出、公共福利也是一个考验。当然,我们只是在思考,二孩政策是否会短期内让家庭陷入困境。如果从长期考虑,我们还是愿意相信,不管是对社会还是对家庭,二孩政策都是福音,国家也会为之配套经济、社会、家庭发展的政策。☞

①本文统一将第二代( $F_2$ )称为子代,将其父母称为亲代( $F_1$ ),将其子女称为第三代( $F_3$ )。

②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换取”并非指父母理性地、有偿地为子女付出,而是父母通过对子女教育投入、生产训练等,提高

子女的竞争力与生活水平,并与子女建立良好的情感关系,这些都会促进子女在父母年老时供给更多的赡养资源。

- ③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指的是第三代子女个人所获得的抚育资源,而上文提到的抚育资源,是指抚育第三代所需要的总资源。
- ④注:此图只是对假设作出说明,亦只表示变化趋势,不代表任何几何关系。图中阴影部分可理解为:子女数(综合了男女)对养老资源供给的影响。
- ⑤此处选取已婚受访者,一是因为研究显示代际支持差异婚后较为明显,二是因为受访者已婚方可考虑其子女情况。没有第三代子女的家庭也纳入家庭养老资源供给模型中,但并未纳入抚育资源供给的讨论。
- ⑥关于将子女数量及其性别情况划分为“儿子数量”、“女儿数量”的做法,已为较多研究者使用,如:石智雷(2015)、王丽等(2016)等。

#### 参考文献

- Blake J., Family size and the quality of children, *Demography*, 1981, 18(4): 421-442.
- Dwyer J. W., Coward R. T., A multivariate comparison of the involvement of adult sons versus daughters in the care of impaired parent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91, 46(5): 259-269.
- Gegebeen D. J., Hogan D. P., Giving between generations in American families, *Human Nature*, 1990, 1(3): 211-232.
- Horowitz A., Sons and daughters as caregivers to older parents: Differences in role performance and consequences, *The Gerontologist*, 1985, 25(6): 612-617.
- Lam D., Schoeni R. F., Effects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earnings and returns to schooling: Evidence from Brazi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101(4): 710-740.
- Pei X., Pillai V. K., Old age support in China: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the fami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 Human Development*, 1999, 49(3): 197-212.
- Strauss J., Thomas D., Human resources: Empirical modeling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decision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5, 3(A): 1883-2023.
- Sun R., Old age support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from Both Parents' and Children's Perspectives, *Research on Aging*, 2002, 24(3): 337-359.
- Zimmer Z., Kwong J., Family size and support of older adult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Current effects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Demography*, 2003, 40(1): 23-44.
- 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 狄金华、郑丹丹《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 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社会》2016年第1期。
-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 黄何明雄、周厚萍《老年父母家庭照顾中的性别研究概观——以香港的个案研究为例》,《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 李树茁、费尔德曼、勒小怡《儿子与女儿:中国农村的婚姻形式和老年支持》,《人口研究》2003年第1期。
- 李霞《娘家与婆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 石智雷《多子未必多福——生育决策、家庭养老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5期。
- 唐灿、马春华、石金群《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 王丽、原新《家庭子女数量和性别结构对老年人休闲生活影响的研究》,《南方人口》2016年第2期。
- 吴愈晓《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社会》2012年第4期。
- 吴元清、风笑天《论女儿养老与隔代养老的可能性——来自武汉市的调查》,《人口与经济》2002年第5期。
- 谢桂华《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社会》2009年第5期。
- 鄢盛明、陈皆明、杨善华《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 杨善华、吴愈晓《我国农村的“社区情理”与家庭养老现状》,《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2期。
- 叶勇立等《农村老年人生存质量与生活状态的相关性研究》,《中国老年学》2007年第1期。
- 张文娟《儿子和女儿对高龄老人日常照料的比较研究》,《人口与经济》2006年第6期。
- 张文娟、李树茁《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人口研究》2005年第5期。
- 郑磊《同胞性别结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与教育获得》,《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5期。
- 周律、陈功、王振华《子女性别和孩次对中国农村代际货币转移的影响》,《人口学刊》2012年第1期。
- 周云《家庭成员年龄特点与家庭养老》,《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2期。

作者简介:郭林,管理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师;曾福星(通讯作者),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武汉,430074

(责任编辑:毕素华)